

作家出版社

下

唐太宗李世民



唐太宗妻



唐太宗李世民

I 247.53

125/2

作家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太宗李世民/徐彬扬,朱向敢原著;张亚红改编。
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5.11

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

ISBN 7-5063-1008-2

I. 唐… I. ①徐… ②朱… ③张… II. 长篇小说:历史
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20860 号

唐太宗李世民(上下册)

作者:(原著)徐彬扬 朱向敢

(改编)张亚红

责任编辑:潘宪立

装帧设计:李 萌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 电话:5005588 转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唐山市胶印厂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700 千

印张:30

印数:0001—8,000

版次: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008-2/I·999

定价:38.80 元(全套)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那燕一觉醒来，发觉自己裸露着身子，旁边睡着浑身精赤的建成，便忽地坐了起来，惊慌地用被子遮掩住上身。

建成醒了过来，笑着过去想搂住那燕。那燕推开建成，用被子遮住了自己，下了床。

“昨晚我是不是喝得太多了？”

建成忘怀地笑了起来：“何止太多？简直是海量！”

那燕急忙穿衣：“我想……我该回去了！”

建成一听急了，坐起身说：“这怎么行？你已是你的人了，从现在起，东宫就是你的家，这一点，连世民也知道得很清楚！”

那燕立刻大叫：“不要提他的名字！永远别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！”

建成笑了，轻轻将那燕拉了过来。

“好，我不提就是了，你也别再说要走，好么？”

那燕呆愣地看着建成，仿佛在打量一个陌生的面孔。

建成走后，那燕立即吩咐阿金速去准备热水，她要洗澡。阿金按她的吩咐做了。一上午，她竟洗了三次。阿金好生奇怪，不解地问：“公主，怎么一个劲儿地洗……？”

那燕木然道：“我觉得自己身上很脏。阿金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这里没你事了。你帮我去趟兵营，召集我们的兵马，就说两个时辰之后，我要去校阅。”

阿金走后，那燕取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匕首，向腕上扎去……

那燕没有死，她侥幸地被救活了过来。那燕的举动吓坏了建成，他让阿金等人寸步不离地守护住那燕，以防她再次做出什么傻事来。

李世民得到那燕又一次自戕的消息后，焦急万分，派李青几次到东宫探问，都被东宫的人敷衍了回去。李世民不知就里，更加着急。

第二十八章

那燕在建成的悉心照料下，渐渐好了起来。原先因失血过多而变得苍白的脸，恢复了红润，愈加像一个熟透的苹果。惹得建成对她倍加喜爱，整日厮守在她的身边，寸步不离。

冰如虽说怀有醋意，但一想自己不日将成为权倾后宫的皇后娘娘，便也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由他们亲热去了。

此时，最为着急的是李世民。那燕的确切消息一点也得不到，东宫的人竟个个守口如瓶，让人着实没有办法。他考虑了许久，决定不管建成高兴与否，他还是去东宫看看为好。

无垢与吉儿却不赞同他去。

吉儿道：“我以为，现在不是你前去探望那燕公主的时候，最好等她完全康复了，再去不迟。”

无垢也说：“公主说得对。那燕公主的心情想必还不太平静，二哥，你就再等一等的好。”

李世民霍然站起，坚决地说：“我不能再等了，一定要看看她！”

然而，东宫第一个挡驾的，竟是他的兄长建成。

“不行，你不能进去！”建成坚决地说。

李世民好言相求道：“大哥，我只是探望一下那燕公主，问候她一声而已。”

建成冷冷地道：“她很好。你不去看她，她会更好。”

“大哥，我不会打扰那燕公主很久，我保证……”

建成粗暴地打断世民的话，大吼道：“你的保证全都是假的，你害公主害得还不够么？她先后两次自戕，不全都是你造成的么？”

李世民仍想表白：“大哥……”

建成不耐烦了，突地拔剑出鞘，威胁道：“你到底走是不走？你再不走，可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

李世民还是想挽回：“大哥……”

建成大吼大叫道：“别喊我大哥！我早就不再是你的大哥了！听到没有？”

李世民怔住了。

这时，冰如来了，她假惺惺地对建成说：“建成，干嘛生这么大气？兄弟之间，和为贵嘛！既然世民专门来探望公主，你就成全了他不就是了？”

建成嚷了起来：“不行！我不能让他见公主，绝对不能！”

冰如讥诮地说：“问题是公主未必想见他呢！建成，你又何必要作恶人呢？”

“但是……”建成犹豫着。

冰如笑着说：“建成，我保证不但不会有事，反而还能使世民就此死了心。”她对世民说：“世民，你不是一定要探望公主吗？请吧！”

李世民略略迟疑之后，朝卧室方向走去。

建成不安地问：“冰如，你真有把握不会……有事？”

冰如不屑地说：“你应该信得过我，也应该对公主有信心，对不对？”

建成无语。

卧室里，那燕躺在床上闭目养神。

李世民鼓起勇气，向那燕走去。

仍在闭目养神的那燕似有所觉，轻声问道：“是……建成吗？”

李世民一听，不禁止住脚步，喃喃地说：“不，我……我是世民。”

那燕猛地睁开眼，见地上站得果真是李世民，登时坐起了床，激愤地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用眼瞪着世民。

李世民难过地对那燕说：“公主……我之所以鼓起勇气来看你，是……是因为……”

那燕尖声大叫：“出去！你……你给我出去！”

李世民怔住，想解释一下：“公主……”

那燕不等他说下去，大叫道：“我不想再见到你！你快出去！快出去——”

李世民依旧想解释：“你听我说……”

那燕背过身去，全身直颤抖：“你和吉儿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你说呀！”

“我们没有骗你，公主，事实上……”

那燕根本不想听世民解释什么，带着哭腔道：“事实上怎样？事实上你只是在应付我，利用我，对不对？”

再也忍不住的那燕又哭了起来。

李世民不知所措：“公主……”

那燕转过身来，边哭着边指着世民大叫：“出去！你出去！”

李世民正要再说什么，冰如与建成相继走了进来。

冰如责备地对世民说：“瞧你，又让公主生气了！她现在需要静养。”

建成则气得直嚷：“你听见公主的话了？出去！你给我快出去！”

建成边说，边猛推世民。

李世民被推得踉跄了几下，但还是转过身来看那燕。

那燕又转过身去，伤心欲绝地哭泣着。

建成再次拔出剑来，狠狠地威逼道：“你若再不出去，就别怪我……”

李世民万般无奈，踉跄地奔出了卧房。

冰如看看世民远去的背影，再望望背对着他们伤心哭泣的那燕，脸上不由又浮现出了淡淡的笑意。

李世民带着极度的失望与气愤回到府中，无垢、吉儿忙过来关切地向他打听那燕的情况。世民脸色铁青，激愤又痛心，猛地捶着桌子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那燕公主……怎么会对我起了这么大的误会？什么应付、利用，什么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十分困惑地自己问自己道。

吉儿心中一动，对李世民说：“我觉得，这深深的误会后隐藏着什么，或许是……有什么圈套？”

李世民一怔，仔细想了一想，问吉儿道：“假如这是个圈套，谁又是始作俑者呢？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吉儿眨着眼，回答不上来了，只是嗫嚅着说：“我不知道，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。”

一直在旁沉思的无垢，这时开口道：“我认为，眼下最好的

办法，就是接受这个事实，然后忘掉它。至于其中还有什么关节，我想天长日久总会明了的。”

李世民烦乱已极地站了起来道：“你们都退下吧，我一个人呆在这里。”

武德五年十月，逃亡突厥的汉东王刘黑闥东山再起，率领二十万兵马再度侵犯唐朝边境。

李渊得报，急召群臣商议退兵之计。元吉主动请缨，让李渊拨五万兵马与他，保证在十天之日打败汉东军。

李渊有些担心地问元吉：“元吉，你保证能行吗？”

元吉亢奋而急切地说：“回父皇，儿臣保证一定能在十天之内奏响凯歌！”

裴寂乘机鼓动李渊道：“陛下，元吉现已非常熟习领军作战，处事也成熟了许多。陛下就看在他报国心切的一片诚意上，让他了了这个心愿吧！”

李渊还在犹豫不决：“朕还要考虑考虑……”

元吉急了，气乎乎地说：“父皇，除非……除非又要派二哥去征讨。但父皇想过没有，大唐人材济济，难道只有二哥一人能承担大任么？儿臣就不信！”

“陛下，微臣只想提醒陛下曾经讲过的一席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裴寂不动声色地说：“陛下曾经非常沉痛地告诉微臣，说世民长久掌握兵权，在外作战，被那些书生带坏，再也不是陛下的儿子了……”

李渊怔住，一时之间不知再说什么才好。

长孙无忌从朝中回来了，脸上颇有的不悦之色。

李世民见了，问道：“无忌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上将，陛下已经下诏，命齐王统率大军，前往征讨刘黑闥了。”

李世民与在场的将领们听了，不由惊愣住了。

猛地，尉迟敬德拍着桌子吼了起来：“既然皇上已经派齐王去打这场仗了，奶奶的，我们就不必费神了！”

将领们也不满地议论起来。李世民神情沉重、一言不发地背过了身去。

十月四日，李渊命元吉为领军大将军，兼并州总管，率五万大军前往山东，攻打汉东王刘黑闥。十六日，又命世民兼左右十二卫大将军。但历经月余，元吉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，相反的，刘黑闥则大有日益壮大的趋势。

消息传至天策府，秦琼、程咬金、尉迟敬德与屈突通无比兴奋。

“奶奶的，现在该轮到我们去收拾残局了！”程咬金跃跃欲试。

尉迟敬德也说：“齐王久战不胜，皇上必派援兵，这下该是上将重新夺回兵权的时候了。”

“上将可即向皇上请命，立即启程征讨刘黑闥。”屈突通建议道。

秦琼鼓动道：“上将，机不可失，可即去朝中晋见皇上，主动请缨。”

“现在还不是主动争取的时候，一切要看父皇如何定夺。”李世民沉思着说。

与此同时，太子宫中也正在进行着一场“劝谏”。太子洗马魏征，力劝建成向皇上请命，前去征讨刘黑闥。

建成面有难色，迟疑惶恐地对魏征说：“元吉的五万军马拿刘黑闥都没有奈何，何况刘黑闥已两翼丰满，今非昔比？假如我一旦战败，岂不让人耻笑？”

魏征恳切相陈道：“太子多虑了。两军大战，胜负难测，何况元吉数万人马尚在，何必担忧？”

“也许父皇要派世民前去，我去请命，岂不多此一举？”

魏征道：“假如太子不去，秦王必去。秦王目前虽不得意，但其功盖天下，人心无不归附。相反，太子了无大功，就更有必要把握良机。”

建成仍旧迟疑着：“我必须握有胜算才能如此做，否则，岂不前功尽弃？”

魏征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属下以为，太子倘若领军征讨刘黑闥，至少有八成以上的胜算。”

建成不相信。

魏征道：“这次刘黑闥再起，部众虽说有二十万，但军资粮秣却很匮乏。齐王之所以不能取胜，乃是犯了战略上的错误。只要太子亲自出征，善用谋略，必定能取得大胜。”

建成经过再三考虑，反复权衡后，决定进宫面见父皇。

对于建成的请求，李渊没有一口答应下来，而是说再考虑考虑，便让建成先回去了。

建成回宫后，急着想和那燕商量一件事，便兴冲冲地来找那燕。

那燕一听建成请她随他出征，并不感到兴奋，表情淡淡的，不说去，也不说不去。建成绕着她身边问了好久，也没有得到

一句肯定的话，不由兴味索然起来。

十一月七日，李渊下诏派太子率军征讨刘黑闥，命建成担任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行军元帅，河南、河北诸州之兵马，均受建成调遣。这么一来，齐王元吉的大军，也因此改由建成统一指挥。

谁知道建成大军出师不利，进军昌乐以来，与刘黑闥交战数次，均未获得战果，两军处于相持不下的局面。

建成见状，非常焦急，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。正在这时，魏征献上一计，他主张将所俘获的汉东军俘虏全部放回，并发给其银两。

建成一时不解其意。

魏征道：“上次破刘黑闥部后，我们处死了他的许多将领，逃跑的也遭通缉，妻儿均投牢入狱。此次我们将其全部释放，使其内部人心涣散，毫无战斗力。如此一来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可大获全胜。”

建成大喜，又问一旁的那燕道：“公主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那燕微笑道：“魏洗马的观察入微，见解高明，照此去做，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歼灭敌人。”

建成欣然下令：“立即释放所有汉东军俘虏！”

魏征此举果然奏效。那些俘虏放归后，把唐军宽仁厚爱、以德报怨的消息在汉东军中传得沸沸扬扬。一时间，汉东军中心慌慌，厌战之心日盛，几天之内，竟逃走了一半之众，余下的也都无心再战。更有甚者，有的竟捉了他们的将领前来投降。唐军全军振奋，斗志极高，士兵们磨刀擦枪，纷纷请战。

建成好不得意，准备乘机掩杀，消灭汉东军全部。

那燕建议道：“目前刘黑闥恐怕魏州兵马与我军合力夹击，

乘夜撤退到了馆陶，准备搭建桥梁，渡过永济运河，这可是最好的歼敌时机。”

建成大喜过望，即命刘弘基领一支人马埋伏在运河边，一俟汉东军过河，便掩而杀之。

刘黑闥军退至永济运河边，即令士兵砍木搭桥，准备舟楫渡河。永济运河旁一片混乱。桥建好后，军士争先恐后地涌上桥，向对岸飞跑。

就在这时，刘弘基所率的唐军掩杀了过来。汉东军士兵一见，登时大乱，四散逃跑；来不及跑的，纷纷投降。

刘黑闥见势不妙，急忙率了亲信策马跑过桥，落荒而逃。

武德六年正月三日，刘黑闥被饶阳守将逮捕，不久被斩首。当大获全胜的建成与元吉、那燕凯旋回京的时候，他的声望便达到了最顶点。相形之下，被谗失宠、更被冷落的李世民，其处境则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。

突利与小乌鸦骑着马，驰过荒漠。

看着仍望不到边的这片荒漠，小乌鸦不禁灰心丧气，问突利道：“王子，我们为什么非要找到库克不可呢？”

突利两眼直视前方，口气坚决地说：“要查清楚父王的真实死因，就非找到库克不可。他是当时替父王看病的五个大夫中的一个。”

“但是另外四个大夫不是突然死了，就是神秘失踪了，这个库克或许已不在人世了。”

“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库克，因为他是唯一的线索了。”

突然，突利意识到什么，警觉地勒住马，向小乌鸦作了个手势。

小乌鸦轻声问：“有人在跟踪我们？”

突利用手势表示：是。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
突利又用手势表示了一下，小乌鸦点头会意。

两人突然策马，快速向两侧奔去，很快就消失了踪影。

半晌，海蓝自后策马追来，却不见了突利、小乌鸦的踪影。

正在纳闷，背后却响起了突利的声音：“你为什么要跟踪我们？”

待海蓝吃惊地回身时，见突利、小乌鸦一左一右站在她的身后，注视着她们。

海蓝委屈地说：“人家……人家想跟你们在一起嘛！”

突利告诫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跟我们会在一起会很危险的。”

海蓝一撇嘴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管不了那许多，我就是喜欢和你们在一起。”

“海蓝，听话，你还是回去吧！”突利好言相劝。

海蓝哭了起来：“人家不要！人家没爹没娘，没半个亲人……”

小乌鸦见了，不禁叹口气道：“又来了！你们这些女孩子，动不动就掉眼泪！”

“人家伤心嘛！人家……”海蓝抽泣道。

突利无奈地说：“好吧！你就跟着我们好了，但是千万要小心！”

海蓝一抹眼泪，破涕为笑了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小乌鸦也无奈地说：“他是不能不答应啊！”

快近午时，突利三人经由一条向上的荒芜山道，抵达一处洞穴外。

突利向小乌鸦：“库克真的住在这里吗？”

小乌鸦肯定地说：“没错！我问过很多人，都说‘瞎眼老库克’的确住在这个洞穴里。”

“库克有多大年纪，你问过么？”

“没人知道他的确切年纪，有人说他至少有一百岁了。”

“‘瞎眼老库克’……他的眼瞎了么？”

“瞎了，但是耳朵却是很灵敏的。我们进去吧？”

突利点点头。

三人同进了洞穴，沿着弯曲的石阶向里走去。

洞穴里的空间很大，怪石嶙峋，洞内人所用的桌凳等物品俱是石头磨制而成的。

海蓝感叹道：“这里真别有天地呢！”

一个苍老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我要等的人终于来了吗？”

突利循声望去，阴影里，坐在一个很像轮椅里的老者出现了。他一头白发，一双眼睛尽管因失明而凹陷了下去，但似乎更能洞悉眼前的一切似的。他就是“瞎子库克”。

突利彬彬有礼地趋近老库克，说：“冒昧地问一句，您就是老库克么？”

库克走出阴影。乍看上去，他不像一位百岁老人，倒像是位七十老翁，面色红润，精神矍铄。

“如此说来，你就是突利王子了？”

突利不禁大惊：“你……怎么知道我是突利？”

老库克大笑，银须抖动着。

“因为我等你等得够久的了，但我知道你迟早一定会来问我有关始毕可汗死亡的真相！”